

欢喜城

5dom

死神有多美，没见过的人一定，不会知道
人魔两界，三千六百年，时间的惊悚圈套
怨念层层积聚，那正是死神最想要的因果

A+HANASIA | 5dom

魔婴·冥灵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欢喜城

ATHANASIA

作家出版社

冥灵||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欢喜城/冥灵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 - 5063 - 3536 - 0

I. 欢… II. 冥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0868 号

欢喜城

作者: 冥 灵

责任编辑: 启 天

装帧设计: 剪刀工间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7.7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536 - 0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在死神的脚下有无数根点燃的蜡烛，

有的很长，像刚刚开始点燃，有的很短，火焰几乎灭绝般的小。一根蜡烛代表一个人，燃起代表新生，灭了代表死亡。但我们都不在其列。死神的手中提着几只牵线木偶，那些木偶的连线断了又被连上，打着许多结。死神创造了我们，佛祖让我们永生，他们在拔河，我们则是游戏的棋子，看谁最后被哪一方收服，这中间漫长的对他们而言只如弹指间灰飞烟灭的日子，我们或者喜欢上这场游戏，享受它，或者沉沦于斯，受尽漫长的折磨与痛苦。

“蝴蝶效应”的始作俑者，或许没有她，谁也揭穿不了阳光的背面究竟藏着些什么，那是一个黑暗的妖魔世界……

花信>>

她说，一个人活到一百二十岁叫长寿，八百岁是彭祖神话山海经，一千年以上是蛇妖精灵，而我这种，除了怪物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称呼？

夏祀>>

欢喜>>在花信死后，以她的尸体从幽冥还魂归来，带着几百年前无法磨灭的爱情，抛却生死，只为爱恋而复生。

在他的命牌上有个面相凄惨的恶鬼叫作薛荔多，她有着是所有鬼怪中最受痛苦的一种饿鬼，千年万载，罗刹的命牌，不得一食，又饥又渴，即使饭和水喂到嘴边，专吃也不会立刻化成灰烬而不得食。因为永远得不到地狱里的恶鬼，最想要的，所以过分执着，三千世界都是空相，但也常常吃人。全不在心里，由此而生的怨念层层积聚，那就为生存而生存是死神最想要的东西。>>依凌

>>昆泽



开始

就让我们来数一数！欢喜城中，一共出现了多少个妖精吧！



药引

在此刻，呼吸变得疼痛。抬眼，看见灰尘在空气里慢慢往下沉积。这是我与他相识的第二个年头，彼此连指尖都从未触到过，而那曾有的澎湃，曾以为不可磨灭的情意却在不动声色的时间流水里越洗越淡，变成黯蓝色、空虚的影，一个一个，像猫的轻掌，空空的，在心头按过，柔韧变作脆脆、微薄的透明。

我的呼喊，甚至欲望，让风吹散，如果我还有哀伤，一歇不留。

我们的表情都是微笑着的，结成甜蜜、熟识又璀璨的微光，只是它们没有热度，不够点燃一朵烟花。他还与我同城而眠，在那清清楚楚的虚幻里，在明白却不能触及的世界，给我镣铐的人，他是自由的。放任我被时间覆水荡涤得肺腑透明，从身体绽开一千颗软软的花瓣，受沐着每天暖融融的阳光。看正与负的关联一如我知道你在那里，不曾离开。你在，却与我无关。

吾爱，依旧多谢你为我建筑此座临界天堂与地狱的城池。

多谢你害我跌在痛的沸点与爱的冰点，满心欢喜。



我真的满心欢喜。
我竟心存欢喜……



风吹动着五楼暗廊里不知谁家的门砰砰作响，诡异的动静似乎就要冲出两个蒙面的彪形大汉，手执着晃动苍白光影的刃将她劫到哪里去。



冰凉中，她幻想在电梯里与他双唇偎贴，躲进他黑色温暖的颞，双手探到肌肤然后绷紧。叮，电梯停在五楼，思路被打断同电梯的内里一样，都是空的，银灰的铁壁中只有一个七岁男孩的魂闪烁不停，他咚、咚、咚、咚漠然地跳着，表情木讷，双眼没有瞳，是一色的。之前，她与他打过几次照面，他总喜欢在狭小、黑暗的楼道里蹲着，叹出悠长、空洞的气息。难怪人们都说这幢楼房里有莫名的阴气，在酷暑亦像落入深井的冷。所有人都感觉得到，但不如她来得完整。她初生就是通灵的，知道自己活在一个妖精盘踞的城池。

7楼。无瞳的男孩第一次开口。

“嘿……你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你看得见我。”

“是的，我能看见你。”

“留下来陪我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唉……他叹着气，冰冷地散布在上升的空间。当第一次相遇她

就知道他的来历，来自这幢高楼的最底，曾是一个小小的不为人知的冢，风化尘袭的碑和枯竭碎裂的骨，离如今的时代有上百年的光阴，他没有选择重生，于是困在原地的方寸。他一定不喜欢这样，只是从没有人教他，他们都是孤儿，没有人教，却被人误以为懂事的孩子。她明白，可是同情不能用来泛滥，在这座充斥集聚着怨念、星罗密布的妖精之城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叮，电梯停在 23 楼。

她抱歉地说再见，不需要一个魂灵做朋友。

她告诉自己并不孤独，然而食指和中指打了个纠结，没有几个人能呼唤出她的名字。有时连她自言自语时也显得哽咽。她和弟弟，花信与月盟。一双不知自己父母是谁的姐弟，也不知姐弟俩自己名字的来历与所含有内容。一朵花的誓言和一汪水月的盟约，如同天堂投映在碎镜波光中的影像，魅人却不值得让人青睐。

她希望像弟弟月盟，做一个普通又平常的少年，只用沉默的表情就比任何交谈时看起来认真，可以不说话就讨好着所有人，从骨子里透出人见人爱的光芒。只可惜她不是，懂事前不容易被人相信，他们指责她的所见是撒谎，她的竭力描绘是痴言呓语，直到有一天她才恍然顿悟，所有这些不被承认的“幻觉”只是因为没有人看得见，除了她自己，看见在这座城池里由意念和怨气积聚的妖精星罗密布。

她的所爱，一场孤独的迷恋，是一个三心一体的怪人。他常说，连山在我的左边，归藏在我的右边。他会从袖中抛出唤作乾、坤、坎、离、震、艮、巽、兑的八条龙，在天空中布起一场绵绵不息的冰雨。她不止一次期待在湿气中容纳他偷偷送来的舌尖，裹着不动声色的蜜味甘甜，结果没有，他们之前从没有接近，短过三寸的距离。

在他手臂上有六十四片龙鳞，护腕上镶嵌着八方星宿火钻，腰



带上有金线描绘着五种元素的纹案，他说他在二十万年以前，就决心放弃合体的存在……却没有一句能让她听懂，她是她的外星神话，一种值得供奉的信仰。二十万年就是二十万年的长歌史诗，不置怀疑，不置推翻，蕴藏着麝香檀香的浓郁，是闪耀金黄荣光的身体和银灰瞳色，交错扑朔地表达着诱惑与牵引。他们之间的一切就像冰瓷青铜的古雅器具，只负责瑰丽，而不需要使用说明。

花信……啾……屋顶上倒悬着周身散布紫色斑点、拖着蜥蜴长尾的女妖，它吐出淌下稠蓝液体分叉的舌，突起的眼珠呈三百六十度旋转，它喊她的名字，回旋起连串的颤音。

“花信，我要月盟，我要月盟……”

它戏谑地喊，带着纵欲的调情。这是所有见过月盟的妖精都爱同她开起的玩笑。月盟，她那水仙般清丽的弟弟，眉下总泛着迷离蒙眬的眼色，唇角挑动但没有真实的笑意。能让妖精都痴迷的月盟，或许真完美得像一尊五光十色的琉璃，如果他们寂寞的性格使彼此都不会拥有爱人，那是否可以留下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，这种念头曾在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，蹭出电流般击穿的焦灼感。

女妖伸出手试图搭在花信的肩膀上，忽然它受到某种信息的恐吓，化成一团丁香紫色胶质的浮物。

“你在那里吗？”花信顺着云梯攀登到屋顶，她朝着空气中像热量蒸腾般的扭曲影像轻声问去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，只有乾躲在云里，赤金的爪困顿地缩在身旁，她忽然记起他所说过的：如果有天他忽然消失了，会留下最爱的乾守护着她，一条离开主人后就像失去生机的龙。

“乾，他去哪儿了？”

唔……乾想到主人，只从喉头发出哽咽的响声，鼓起的双眼像两个倒扣的水晶半圆，流溢出清粘的汁水，呆滞的表情似乎受到了巨大的创伤，张惶失措。



“乾，你怎么了？”她下意识伸出手去想碰触近在咫尺的天空，挥动后发现那只是凡人最短暂的美梦。她看着乾隐成一条长云被风吹散，呜咽声越来越远。她抚面哭了，泪水透过指缝往下滴，停在半空中结成一颗颗浑圆的冰凝，有影子从透明里显现，是那个七岁的鬼孩子，用手掌接住泪水，把它们变成玩具。

“这是你的眼泪吗？我以前可能也流过，火热的，可以穿透我的身体。”他自言自语，像在说一个催眠故事。

她抬起头，看见男孩身后一件血肉模糊的睡衣直立在屋顶的边缘。那件衣衫所凝结的怨念来自一个失足坠楼的女孩，黄昏，她打开窗坐在窗台上接男友的电话，忽然被电线缠绕住幼白如笋的脚趾，她只是微微一动，跌了下去……灵魂一旦离去得太快，就会抽出躯体寄存在某件物体上，当时，她穿着白色有向日葵图案的睡衣，心里有所爱的人不舍得分别，于是她成为可怜的咒怨，化成睡衣在风中空灵地飘动，永生只重复着一个动作……下坠。花信转眼看看男孩，忽然间弄不清他们三个之中谁更可怜，她缓慢地转过身离去。她猜她今天会同月盟描述起太阳中心的黑核，像一只通红失神的眼睛，散发出叙述绝望的光芒。



她回到家，月盟正坐在圈椅上食一支极贵的雪糕，看见姐姐，他忙从海碗里抽出另一支用冰镇了半日的雪糕，拆开塑纸递给她，说：快吃啊，要化了。

“哪儿来的？”她接过，看着冰糕上厚厚的巧克力与铺层细密的榛仁。

“学校有一个富家女想和我交往。”他吐吐舌头。

“你喜欢她吗？”

“……我几乎记不清她长什么模样。”他似有若无地笑，其实无情的眸却总被人误解成多情的种。他是无辜的，所以当每次解释起旁人

的错爱都流露着残酷的平静，就像神不会对人类的灾难说抱歉一样。

“月盟，你会有真正所爱的人吗？”她问出口又觉得愚蠢。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这答案同她设想得到的响应一模一样，花信无奈地笑了，她可以感应妖精的来历，却无法了解一个人类的内心世界，哪怕拥有着如此亲密无间的血缘关系，她猜测月盟的心像一个用无数面镜子拼接而成的迷宫，处处都透着缭乱的光亮，谁都会以为它明晰如鉴，以为能够很轻易地看穿它，事实只有徒劳无功地走向迷信的背面。

“你还记得我曾同你说过那条琥珀色的鲛鱼吗？”

“长着美人首、身体会渗出松黄色黏液、喜欢隐藏在腐烂的木栏下、伺机把游人拖下水吃掉的那条？”月盟说着，佯装出一个恶毒的手势。

“是的，是它。前天，它被乾吞食了。”

“乾？那条龙吗？”月盟迅速作出响应，他表情认真，就像是个好心的弟弟，可以不计较故事的真假。

“月盟……”花信对他微笑，能感受到有人陪伴在自己身边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她忽然宁愿沉默，不想有多余的话来破坏这种亲密。可是月盟显得莫名激动，他追究起一个人，一个刚在花信面前失踪的男人。

他说：“我真想见识那个身体上能长出六十四片龙鳞的神仙，能驾御八条神龙，在苍茫宇宙中兀自来去，长生且不老。”

“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了……”她咬着唇，手里执着的雪糕化成凝脂似的水，从手掌的纹路蜿蜒而下。

“当然，我没有你那双灵异的眼睛。”他明显误会了她的语意。

“不是这样……”她话未说完，被他打断。

“我和你难道不是同胞姐弟？”月盟的语调总是徐缓不疾，让人捉摸不定他究竟是怎样一种情绪，“遗憾你能见到的世界在我眼里只



是泛泛无奇，我越是相信你却越觉得自己低微渺小，我想我在家里供了一尊菩萨，一尊永远凌驾在我精神世界之上的神。”

“我……”她失去回答的措辞，那些可能真的就是深藏在他心底的实话，多年来感受到的压力，可以在脑海中盘旋思考太久，所以当某天叙述起来，能如此清晰形象。

忽然他走上前疼爱地拍了拍她，笑，露出皓洁的齿。

“月盟……”她吃惊地感受着变化，从他发上闪耀出的光泽叫人目眩神迷，她深呼吸，压抑着自己时时需要克制的爱情。月盟走进自己的房间，随后，她听见他在手中转动一支笔，不时地落在桌面上，砸出繁乱的声音。

有纷杂的呼喊侵袭进来，从墙壁中涌出一颗颗青色无相的头颅，那些都是无法成形的怨念，在月盟的浮躁中乘虚而入，它们需要积聚一切能量来幻变成人形，很快，数以百计月盟的头颅出现在花信面前，都是一色的青灰，互相拥挤，大的食掉小的，像爆裂的气球。花信用手驱赶它们，手指却从头颅里穿过，打散不了任何一个，头颅带着月盟的脸狰狞地笑着，花信无助地往后退，她不敢向月盟呼救，生怕他出来却看见空无一人的房间，以为她患了神精质，以为她在用她的灵异天赋嘲弄他，或者他相信但束手无策……

“月盟……月盟……我们的月盟……”它们呼唤着，似乎每一个妖精都异常痴迷于这个名字。终于，她从它们的眼神中隐约辨出憎恶，它们是恨她的，为什么？

谁来救我？她在心中呐喊，那个失踪的人可不可能听见？突然，乾的首冲了进来，才露出眼睛，已经巨大得几乎塞满半个房间，它瞪着恶灵，鼻翼嗤嗤作响。头颅们战栗、狂悸地四下逃窜，它们清楚，只要被乾如此高等的生灵吞食将永无超生的余地，彻底地在宇宙里消失，更别提拥有一个无相的气态躯体，但是逃逸全然来不及了，



乾只是微微张开唇齿，便把它们像旋涡似的水流般吸入腹内。房间中顿时恢复宁静，月盟也停止了玩弄一支长笔。

乾的双眼眯成一条线，变回之前无精打采的龙，似乎赶来救花信只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它本身是没有牵挂的，除了归属主人便一无所有，它的首在墙壁里渐渐消失隐退。月盟从卧室走出，来到花信面前，他是微笑着的，就像已经舒解了所有不快乐的情绪。

“你在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看看天是否要下雨。”花信把打开的窗户关上，天色阴沉。

“明天陪我去买东西好吗？我看中一双跑鞋很久了。”

“贵吗？”

“贵。不过我靠打工，已经攒够了钱。”

“这样啊。那就明天下午吧，我有些累，想起得晚些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他笑，依旧是如常的，从骨子里透出人见人爱的光芒。

此夜，他们吃过饭，花信收衣服，月盟洗碗，然后一起看了会儿电视，十点左右互道晚安。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不得不在脑海中整理起这一天凌乱的思绪，她想到乾的反差，猜到那个人在离去时可能对它下了某种苛刻的命令，乾是无所谓谁的，而如今却要摆脱离别主人的失落，在她需要时被需要。

那个人。他说他的三根手指上有九格纹路代表着宇宙，他是一种变的因素，可每次这样提及，总让她幻想出一只金色的海参，它不断地裂变，紧紧粘作一团后呈放射状向海洋四处散去，尾端拖出一条条金色的光线，刹那后消失，因为太美而让人绝望地怀念。

那个人……不动声色地走了，究竟从什么时候起？她开始让他为难，叫人决绝又如此不干脆？花信用足力量去想，难免心酸，眼



前又浮现出妖精纵横的场面，她关掉灯躺在床上，向一床绒毯索要温暖。黑夜，妖精在人类的影子里呼吸。她需要在睡眠中假装看不见它们，那些可怜的、可以威胁人类却不能最终主宰的怨念与灵魂。

月盟现在应该睡着了吧？他乖巧地侧向一边，有着舒缓均匀的呼吸。他会梦见谁？与她在梦中喃喃私语，把他的臂给她枕，温柔地呵出馨香之气，这是诸多妖精的期望吧？何时淡淡地演变成她的心结，有天他若牵着谁的手走向她眼前，又会是怎样场面？会否同今天一样，在莫名的离别中失去任何信赖与言辞？

……花信……

她蒙眬睡去。看见梦境中的虚无界，四周没有风。磷，暗哑的青光白火，笔直地向上升。上升却没有边界，黑色浓重得像熬了多年不干的墨汁，抬头望然后低下头，看见有人蹉行在雾气流溢的河。无数手骨缓缓地从黝黑的河底伸出来，此起彼伏，绽成白色的花，森森绝美，它们从未抓住过什么……

她想对那人说快逃啊，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。此时，天空中飘来无比纯净的童声为灵魂们哼唱起如洗如涤的挽歌，用着含糊的字音和宗教般空灵的呢喃，叫听者忍不住要忏悔。

河里的人停下脚步，侧耳聆听着，无比专心。

忽然间，花信为她哭了，面颊上淌下两行眼泪在落地前化成珍珠似的圆骨。那晚，她身处梦界，竟为一个陌生人感触到痛彻心肺的哀伤，为何，她能感觉到，自己游离无根的爱情甚至所有人类的爱情，都没有面前这个人来得凄婉浓烈，似乎此人就是伤痛的极限，流出血海，授沐给宇宙所有含情的生灵。

哭，但她还未曾醒，她莫名地在梦中努力着，试图见到一个人，并且希望可以清楚地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答案。她如此想问……月盟……

如果两个人彼此之间互相喜欢，那么他们需不需要在一起？





二味

我想着怎么开始，怎么开始……

于是想着，想着，便没有开始……

今天我看见雁的第三遍南飞

今天我看见果的第三次收成

今天我……着了急



三味

“醒了吗？”月盟用食指骨节敲动她卧室的门，短促的三声。她睁开眼睛，感到脸部两行紧绷的干涩，原来她真的为一个陌生人哭过，在梦里有过愈渐无助的伤心。

“醒了，醒了。”她回应他，无奈地看见时钟里指针指向一点，她实在是个不称职的姐姐，糊涂得让人不容易信任。洗漱，换衣，她匆忙地完成一切，尽管月盟一直在和气体贴地声明慢点没有关系，可是气氛依然显得尴尬，她用手擦去玻璃上的湿气，照到镜子中失落的自己。

“好了？”月盟倚在门上，穿着白色毛衣与深蓝色运动裤，她则在忙乱中穿了一条绛紫色略显老成的裙子，两个人在不经意的服饰搭配上显得没有一点儿默契。

“好了。”她答道，莫名地局促，略有些咳。

“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

之后，他们没有再说过一句话，静静地行走于前往车站的路上。有几个孩子在玩一种用火柴盒划燃的炮仗，一根根扔出去，滋出白色的烟，随后极响亮地“啪”一声炸开，把路人的心情割得支离破碎。这让花信挽住月盟的手更紧了些，她素来害怕这种火药的响动，就像是地面在阵阵崩裂的错觉，隐藏到夜里会化作梦魇。安全感来自他的手臂内侧，那儿是温暖的，指背可以不时蹭到腰间，透过宽松的毛衣感受到肌肤的柔滑。她回忆起在哪天突然体味到他不可思议的成长，像雏鸟与鹰的区别，那展开的、翱翔的羽翼是对人类无限的诱惑。

转眼，她看见三十步开外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在对她招手，带着慈蔼的笑容，但脸色却是灰黑的。他死于几年前在这条道路上的交通意外，之后，他的灵魂不甘心安息，他以为自己老了，对于死亡并没有太多遗憾，于是留在事故发生的地点决心不再离去，如果之后再有谁遭遇到不测，他可以给予些帮助，在车辆逼近时化成气流将人推至安全的方向。她也对他微笑示意，一种表示尊敬的礼节，且不会太露痕迹，不会让其他不能通灵的人感到奇怪。



好在月盟早已经习惯她经常流露出细小又莫名的举动，他们继续往前走，来到车站。

“我们错过了上一班车，离下一班还差十分钟。”

“那么，等一下吧。”她把脸旁的长发挽到耳后去，流露着别样、不自觉的妩媚。她抬起头看他，四目相接，他的目光不曾闪躲。于是她从心底里感谢他们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，让人无奈但是充满了安全感。

约莫七分钟后，月盟伸手在衣袋里找零钱，他喜欢事先准备好一切，有条不紊。

“一元……五角……五角……唔，还差些……”

“零钱夹在我的背包第一层口袋里。”花信背转向月盟，视线由九十度角展开的最后一刹那，一个寒光凛冽的影子出现在月盟的身后，微睁着泛起血光的双眼，蓄着像散箭般漫天射出去的头发，而月盟的手才刚要探向那只包，她想喊…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
啊！月盟凄惨地呐喊，捂着右手蹲了下去，鲜血透过双手的缝隙朝外喷涌，那是一个很深的伤口，一个用剪子猛力扎下去的血洞。

“月盟！月盟！”她也发疯似的乱了，跌跪下去紧紧地抱住他。影子还在他的身后站着，手中攥着剪刀，发出啸叫般盲目的笑声。

“活该！活该！……你活该！……活该！”它不停念叨着，随即在空气里消失。

花信的眼泪几乎是砸在地面上，沉重得让心穿孔，有三两个好心路人连忙替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。花信帮助他卷起袖子，撕出长布条紧紧地绑在手臂上止血，他忽然失去动作与声响，只是咬着唇蜷在门边，眼底里透着死亡一般的寂静。

“月盟？”

……

“月盟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”

依然没有人响应。在她的记忆里，这样的状况一共发生过两次，第一次是他从鄙夷的嘲讽中得知自己是孤儿，第二次正是现在。她应该害怕，当脸孔失去表情，眉目里结着冰冷的霜，他用无声作为抗拒的磁场，形成窒息的圆把她隔在咫尺般的天涯。

“月盟……”她试图抚慰他的手停在半空，迟钝地收回来，那些青色的头颅又出现了，粘连在一起随着飞驰的车往前涌动成波浪，它们一个接一个拍打在车窗上，粘住、脱开，留下一摊摊水印，此

